

警而漢天子自出勞軍且按轡徐行以養成  
大將軍之威望所謂勝于廟廊之上也今

陛下特起經略臣楊鎬以任邊事而未聞畀以闔  
外重權將輕則三軍之志不固威薄則四夷  
之望不尊可不賜以尚方劔使副將而下皆  
得以軍法從事昨者僉書柴國柱所將家丁  
纔二百人耳萬里赴邊將從事于強敵而

陛下不以爲念卽古所謂犒師之薄者無過于德  
宗之糲飯蔬菜而亦無之欲以此鼓三軍之  
心而責死綏之氣蓋亦難已起諸夙將責令  
援遼名非不美一人而領二三千之衆則一  
牙將事耳官高則權難于相御勢薄則虜易  
以相向且將步將騎或乖其所習用南用北  
或失其所宜此中有無窮之慮焉

陛下不可不穆然思也以臣愚意如諸夙將或假  
以訓練團聚暫處于金復海蓋間以爲開瀋  
後繼或分駐于寧前與李光榮相爲表裏所  
謂固其腹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蒲汎懿瀋四路最爲咽喉要地宜各擇一材  
武將鎮之不必拘其地望俟我師可戰經略  
已有成計然後令騎將將騎步將將步審勢  
而後進彼駑馬有棧豆之戀必厚集于一城  
之內臣知所以取之矣遼地狹而迤長道路  
遙遠經略旣在軍中當通歷諸城以調和三  
軍審機慮勢其巡撫地方之事應否另推一  
人以爲廣寧根本至于督臣所言練鄉兵一  
事深得韓魏公刺忠勇遺意散之則自固其

鄉土久之教訓必有驍果可資軍中之用遼  
之士紳名族獨不能身荷戈甲爲子弟先乎  
是在經略激勵之以必行而已新兵餉厚舊  
兵餉薄則舊兵必詭而爲新臣以爲兵不論  
新舊但分其勇怯以爲等級查占役而舊兵  
不患不補汰冗冒而舊兵不苦餉薄是在經  
略及新舊臣加之意而已言戰言守皆廟廊  
大計精言戰而守在其中精言守而戰在其  
中劉綎號西南名將乃云戰守定而後出關

此何言也但所慮兵馬體貌及駐劄事則  
陛下不可不預爲之計古未有建大將之旗鼓而  
提卒不滿千人者亦未有權輕威薄而可以  
制勝于疆場者唐九節度之兵而一旦自潰  
則威權不一之故

陛下可不深慮之乎

陛下自有遼事以來未見有一念之顧畏一日之  
疇咨反若堅持一念以求勝于臣子者嗟乎  
君臣一體榮則俱榮辱則俱辱使臣子困頓  
偃仰無一毫之才智則國家何如哉而君父  
又何如哉至于內帑一節當時勸

陛下勿取今日軍興必藉此爲長計宜乎

陛下疑臣下之謬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此金錢  
積在大內則不能流通四海此百姓困敝之  
原也况舍此朽蠹之在大內者而欲取盈于  
民間傷心刻骨將有不可言之禍則

陛下發帑以紓邊患正今日第一議也若外飭聲  
容而兵餉不繼則開鐵必危北關必不守偏

廣寧而震山海干戈之禍何時已乎伏望  
陛下念開鐵係三韓要地東西虜是連衝狂寇速  
御文華殿進諸臣問計羣策羣力皆得舉行速發  
內帑濟司農之急厚賞東征將士作其氣深  
念戰死諸將以安其忠義之魂則邊疆幸甚  
○兵部題爲憂患思防再杼一二末議以佐軍興  
事職方司案呈據巡按御史王象恒揭前事  
內稱自遼事起內外震恐採焚拯溺無論四  
方之調發無一不灌輸于遼近經略又請照

征倭例抽選薊兵八千七百而薊鎮兵馬赴  
遼者精銳幾盡補額尚未有期秋高實爲可  
虞查得萬曆二年等例議將京營官兵七八  
千于秋防之時分發密鎮潮河川喜峰口古  
北口一二要害處防守春以正月十五日行  
三月終回營秋以七月十五日行九月終回  
營今雖不可多出不可遠出惟酌量往日之  
數于秋防時分發密雲潮河川喜峰口古北  
口防守三月一換路途密邇發則一二日可

至儻都城有警撤則一二日可旋京營有此七八千似不加多而邊庭則有一人可省一人召募防一處卽免一處空虛等因到部該本部看得奴酋倡亂在處煽動外則虞遼虜之併力而敵之羽翼益張內則虞薊虜之心而我之肘腋或變此按臣所以攬轡低回借箸而籌畫也其解散西虜一節最是目前急着卽經略楊鎬亦謂奴酋不惜多金厚幣予虜以圖我而我于市口所惜者幾不以收未款之虜于此時而甘坐受其牽制乎第如前議可省數萬兵之力卽不惜數萬兵之餉可省數千兵之力卽不惜數千兵之餉恐邊臣止顧目前之急而不暇爲後日之計濫觴一開便難底止異時邊臣媚虜將以此爲口實虜日飽日驕而我兵力日餒日削其弊必至于此幾如經略所謂威不可損惠不欲褻者此猶是操縱之微權也應聽經略便宜徑行外至揆京營軍分防薊門一節行准京營

總協趙世新等議稱遼左多事薊鎮精銳抽  
選出關肘腋重地空虛可慮按院議以京營  
七千循例撥防此桑土綢繆之至計也似應  
准從但京營軍馬原係禁旅若盡以戰車二  
枝出防又慮都門單弱合無以五軍戰兵二  
營軍馬一枝三千四百餘名前去防守聽候  
該調遣目今本營久缺將官查得神樞二營  
管叅將事遊擊鮑承先歷官邊塞素負忠勇  
秋防事務堪以委任其中千總官查得神樞

五營中軍趙應爵神機二營千總胡從儀神  
樞一營千總陳學捷夙閑將略素得軍心堪  
以調委各官養廉素薄茲當秋防備辦行裝  
不無稍費合量動支本營犒賞給與置辦以  
示鼓舞所有隨營選鋒無馬者尚多若待回  
寺兌給不無延捱時日暫將各車城營馬匹  
兌給前去俟回寺新馬解到補還各營庶爲  
兩便其將官

勅書旗牌原有舊例乞爲查明請給合用盔甲器

械旗幟等項備行副將查發等因到部爲照  
薊門擁衛

陵京關繫重于諸鎮故歲調宣大延綏兵馬入衛  
此豈獨爲薊蓋爲京師門戶計也近因遼事  
告急薊軍及西兵之精銳者大半調出關而  
北門空虛極矣目今雖議募補第所補者該  
鎮之額軍而西兵之調援者其缺伍猶故也  
京營諸軍原有更番戍邊之例萬曆初年猶  
相踵行當此邊庭多事之秋豈容坐糜糧餉

不出國門一步乎卽戰車二枝盡調出防亦  
不爲多但邊關各口比屋不甚稠密業有該  
鎮標營兵馬貼防又益之以京軍栖止亦多  
不便總協議調五軍二營軍馬一枝三千四  
百餘名分布薊門各要害衝口亦足補西兵  
調援之數矣此在該鎮藉有防扞之力而在  
各軍亦漸習戰陣之事按臣所謂耳習烽燧  
可以識虜情身親矢石可以練膽氣藉名稽  
發可以覈實數者誠確論也復經本部移會

京營總協酌議停妥前來相應據揭依擬題  
請合候

命下一體施行

○左軍都督府添註僉書劉綎題爲恭謝

天恩併陳一得以謀萬全以圖報效事職自束髮  
隨父從戎身經所討若久系城蠻酋阿大阿  
二等若雲南恢復三宣六衛生擒岳鳳罕乾  
攘烏等獻俘告

廟後平罹雄者繼榮又有破武定等處鳳騰霄之  
命若陝西則火落赤及濫叨提督後兩援朝  
鮮一平播逆一平建南叛猱大小馬步數百  
戰裹槍遍體仰仗

天恩在在報捷此直犬馬微勞未罄父子酬恩之  
萬一頃自建南功畢被論自分骯髒垂世屢  
起屢躓甘爲太平百姓兼年漸逾邁積傷日  
發忽于四月接兵部劄付奉

聖旨劉綎等准以原官起用添註後府僉書着星  
馳赴京聽候調用不許推托延緩備劄到職

職念主憂臣辱義不敢後力疾趣裝帶子劉  
結劉佐併帶屢隨征討有功員役劉招孫等  
併見在家丁七百三十六名戰馬八十餘匹  
額外本省行糧每日人馬三分以四十日爲  
期于五月十五日起程其安家銀兩因行促  
未奉部文職暫爲代給今經部議尚未解發  
又有舊役因征建南後一年糧餉不給回籍  
令其散處生理今陸續到者數百人前後約  
共一千一百有奇職以勢亟冒暑兼程自擬  
速到乃今月十五日又接兵部劄付蒙

旨着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應援職尚敢遲滯顧  
君命不敢不遵而師旅大事又不敢不慎職勿獲  
已仰冒

天威俯塵一得蓋今出關應援勝負榮辱在此一  
舉慮不遠而憂乃近矣蓋

廟堂戰守之議未定難以出關而將之責成未定  
兵之分布未定難以出關卽火器兵器馬匹  
諸色破虜器械未備或各省所調之兵馬未

到或新召募之兵馬全未經練亦難以出關而議懸賞則尤當破格鼓舞者也何也凡人情貪賞則輕生覬名則氣奮成功自速卽職給兵餉而尅日尅期所省尚多儻不加鼓舞之術恐人心懈怠遲延歲月而所費反不貲矣又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若虜奴蓄謀已非一日善用詭計連結諸酋不惜全賞收拾人心而中國長技虜已並擅尤可恨者戰則多驅漢人以當前鋒繼彼勅虜以成破竹

則城以外犬牙密制城以內芻糗如茨是虜反得守而後戰之法兼虜所據重山茂菁盤曲阻深一父八子同惡相濟鴟張鳥散呼吸機變火器兵器皆備弓矢比前歲多帶馬不待秋肥春夏長驅萬一河凍糾合諸酋聲東擊西則薊鎮山海路一片石等處及燕河路建昌路等處皆不易隄防是虜何如情狀而可不謀定以出關也若遼自職日擊三次大敗死者旣銷我銳擄者實藉寇兵兼今全師

覆沒草木皆兵人心多貳征繕難備自遼陽  
有李如栢山海關有杜松援遼有麻承恩而  
又得新經略元老壯猷折衝于上雖今羽書  
狎至而告警者不絕然區處已有次第表裏  
自相關切卽不能犁其庭而問罪亦業可固  
吾圍以待時此出關應疾應徐之步驟也至  
所爲待時問罪則職柴國柱官秉忠等所關  
繫不小卽不然爲虜入犯而應援則所關繫  
亦不小如所帶僅止家丁何以制敵或援以  
烏合兵將未習又何以應猝又况兵未操練  
金鼓旗號不閑器械火藥破虜之具百無一  
備而爲將者輕諾領命已彼不知又何以應  
援凡若此恐非好謀而成也伏乞

勅下該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共議或戰或守而  
後戰或兵分幾路或每路用兵幾萬所用之  
兵或南或西或新募或抽調仍

勅該部議妥策遣孰統某處兵馬孰應某處兵孰  
據某要害以扼酋之咽喉孰駐某城堡以成

吾常山之勢其間西南則鴉鶻關五嶺關夾  
山關東北則北路關皆今日奴酋設險之地  
而我之馭陽清河撫順等處尤爲喫緊咽喉  
地方亟爲擁兵堅守又九邊將領虛張必剿  
之勢牽制諸虜使虜各自保而奴勢自少殺  
又須一恩威並用之將統勅兵一枝以撫助  
北關又須一赤心報國廉潔智勇之將統兵  
馬一枝鼓舞朝鮮以按奴酋左臂再或左右  
前後四分以臨之守則星布戰則環連所以  
外攘也而內修亦不容緩

神京爲堂與薊鎮山海等一帶爲門庭須各隨  
險要命名將分守整兵秣馬晝夜嚴加申飭  
以固扞禦此內外合謀之梗槩亦職一得之  
愚也至于任將不可不寬于文法尤不可不  
嚴于責功有智計者則令任謀有膽略者則  
令任勇有能戰守能應援者則令任戰守應  
援權無相錯功無相忌杼無輕投無同舟而  
檣柁異操也無一臂而左右共掣也無天下

一家而南北異視也又必賞一人而千萬人  
歡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而賞罰決無移時也  
至于用兵不可不廣于揀選尤不可不慎于  
徵發遼人誠便而其心膽不落者能幾真保  
甚近而逃亡哭泣者比比南都腹裏之兵曾  
未經戰必須訓習九邊榆林甘肅等處之兵  
雖稱驍悍或難輕撤卽職素用川貴湖兵本  
知路遠恐擾驛遞仍恐凱還日氣或驕縱職  
今亦當預言但職心爲

國唯圖有成不得已略其短而取其長其所長  
者終年仇殺戈甲刀劍不離其身樂鬪輕生  
雖帶數傷猶無反顧極耐寒苦慣鑽山軼嶺  
援崖奔箐偷營劫寨亦能用火器奴虜險阻  
正宜若輩職敢略陳之如見任管雅黎遊擊  
事周世祿同指揮李自明可率夷兵併部兵  
一千或千五百原任叅將今緣事周敦吉同  
軍門標下聽用千總鄧起龍可將見在軍門  
食糧能使火器夷兵三千內精選六姑呷打

一字六姑駁貴康滿趙麻子四管受張花兒  
李貴等五六百名此兵見在操練而閑置無  
事者調來候其名缺彼處卽行召補帶衝守  
備袁見龍可帶部下漢夷殺手馬步一二千  
名又原任叅將吳文傑又千總朱恩周尚元  
等百總黃俸等皆能殊死戰而馬步併優者  
據今見任廢閑大小將領不乏而職寥寥數  
人者以此役大非經血戰則職不敢妄舉一  
人也其土官兵如永寧宣撫司奢崇明部兵  
半馬半步約有數萬可精選隨帶真元楊泰  
裴應斗楊朋黑兒等四五千湖廣永順司彭  
元錦部下步兵約八九萬精選可得五六千  
威茂之番兵近虜知虜情可選得千餘馬瑚  
黃郎木坡雷坡等四司課兵馬步相半者可  
選得千餘六番招討天全司高楊二家籐甲  
馬韃兵約有數萬可選得二三千平恭邑梅  
酉陽石柱石耶等司可共選得五千廣兵興  
寧長樂之兵可選得一二千貴州永西宣慰

可于十餘萬之中挑選馬步五六千雲南帶  
衝守備李倬係夷姓見在騰冲防守可令帶  
夷丁或一千或五六百外帶慣戰能使火器  
象奴四五十人以上官兵職已具冊詳註地  
名數目開報本部其馬兵除水西兵全用馬  
兵外其餘亦間能自備鞍馬在步兵亦間能  
自備長鎗大弩衣甲鎗刀藥弩藥箭非若他  
兵盡出自武庫太僕而費多者臨陣不過給  
火藥火器併添取棉甲腦包馬絮而已然職  
議調兵止及川貴等處而不及其他者蓋  
君父知職職知各省兵獨川貴者果敢破敵知而  
不言欺之罪大言之而宜調不宜調伏惟  
聖裁職未敢取必也外職親弟劉國相魁梧有略  
弓馬技藝熟閑曾經江西巡撫王佐以倭警  
聘用因遵父命業儒故不輕出今值君憂宵  
旰豈可便私伏乞

勅部議覆所調漢土官兵應否調取併弟劉國相  
應否取用其應用器械火藥銃炮戰馬等項

俟兵齊合再請發若職所帶鑽發佛郎機百子排銃鳥銃火炮釘板挨牌衣甲刀鎗袖箭藥箭飛鏢等器職亦少有備今尚未到容職俟此軍器船到方可整辦又容俟所統之兵陸續前來方可起行此職今日不得已而必當明言者職老且病不堪重任爲惴惴而今輒陳瀆亦據職愚必仰領

廟堂分責之命宜提督者予以提督宜協總者予以協總而後往受軍門相機之宜無多掣肘少假便宜務課成功實效則事非草率人無漫嘗而或守或戰皆可隨勢而行矣儻不然隨行逐隊輕諾出關將靜坐耶將觀望耶將口輕任而心果無怯耶抑果神出鬼沒或幻術或陰兵足以克敵耶職恐輕發憤事張承胤卽前車矣况今邊事亦難言矣一聞警則人情洶洶若虜在目前而應事不無過于張皇虜稍退則處堂怡怡竟置之度外而綢繆不無踈于桑土者職甚願

廟堂猝必鎮定安不忘危而以持重深謀警飭之也若夫重事權昭賞罰破毀譽鼓士氣等方略君父自有訐謨諸臣自有至言又何敢贅唯緣出關之命不敢造次陳情伏乞

天鑒

○江西巡按張銓題爲天人交警亂萌已著懇乞聖明亟圖消弭之策以保治安事職聞國家禍亂之作必有其萌不徵于天則徵于人其徵于天者必先告以災異而後降以鞠凶其徵于

人者或發難于一隅而動搖于率土稽之往事歷歷不爽自非見端知委杜漸防微未有不至于覆敗潰裂者也職觀邇年以來災變疊至如牛妖人怪渡鼠飛蝗史所不數書之異與古所不經見之孽駢集一時而都城之內往年風折門鍵矣今年河水變血矣咫尺宸居豈宜有此明明上天顯以象告而

陛下恬然不以爲意職愚不得其解豈不以內外諸臣歲歲告災日日言亂而天保之弗祿彌

長全盛之山河不改遂謂天道無徵人言不  
驗歟不知災屢見而應未彰者天之所以愛  
陛下也亂已成而端未發者又天之所以驕  
陛下也

陛下狎其愛而狃其驕曾不能修德修刑知危知  
懼則愛者將轉而爲怒驕者將變而爲罰挽  
回無及而國家之事去矣

陛下尚可泄泄已耶若夫奴酋者我之屬夷世受  
豢養之恩而戎索約之者也一旦狡焉躡入  
攻陷撫順總兵張承胤提師救援隻騎不返  
羽書告急京師戒嚴

陛下赫然震怒下詔征討在廷諸臣共奮請纓之  
志同矢借箸之籌議兵議餉議人議法亦旣  
不遺餘畫矣職復何能贊一詞顧職所憂者  
不在外夷而在內地不在外疆而在朝廷不  
憂奴酋爲中國患而恐中國之憂或因奴酋  
起也何則奴卽黠悍然當陷城覆軍後不能  
乘破竹之勢長驅而窺關門此其伎倆亦可

槩見况有北關犄其後彼能無覆巢破卵之虞卽或秋高再舉亦不過攻掠沿邊城堡耳似不足深患也惟以一小醜而欲徵天下兵與之爭一旦之命于疆場外此則職之所大恐耳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今

陛下聽鼙鼓而思將帥選舉謀勇之臣經略則起楊鎬矣廢將則起李如栢杜松劉綎柴國柱輩矣此數人者不知能制奴酋之死命否耶奴酋控弦之士名曰六七萬實亦不下三四萬皆人人堪戰我兵可與搏鬪者不過諸將家丁而諸將家丁多者不過數百人此外則部議挑選召募調發者也挑選之兵職嚮爲保定刑官往來三輔間屢從校閱之後熟知其習玩惰靡不堪臨敵召募所致皆素未荷戈之徒所謂驅市人而戰者古今能用市人者獨淮陰侯一人今之爲淮陰者誰耶至調發之兵未必慣戰就使堪用而近者千餘里

遠者五六千里比及至遼已困頓不支語曰  
三鼓氣竭况強弩之末乎且用兵者必兵與  
將相習若指臂相使而後可取勝今以五合  
六聚之衆而聽一人指麾耳目不習心志不  
通使之用命克敵勢必不能如必待訓練齊  
一而後用則曠日持久師老財廢又非計之  
得也此職之爲中國自料者也而料敵則更  
難焉夫大師出塞必期勦滅非徒以虛聲恐  
喝之也然而山川之險易能熟諳乎部落之  
聚散能盡窮乎懸軍而入能無憂後繼乎出  
境而軍能無憂抄絕乎且夫突騎如飛縱橫  
野戰者夷之所長而我之所短也以短擊長  
以勞赴逸以客當主無一可者故曰難也

世宗肅皇帝時虜屢入雲中上谷間殺掠不可勝  
計甚至胡騎直薄都城而不聞伸撻伐之議  
者亦度不能制其命爾且以

文皇帝之神武兵精將勇而臚胸河之戰五將不  
返全軍殲焉則出塞之役奈何可輕言之也

夫封疆失事主憂臣辱滅此朝食職亦與諸  
臣同心而持議若此者非獯懦也天下事謀  
其始當圖其終發其端當窮其變不在倖勝  
于一擲而在決策于萬全爲今日計職以爲  
且不必徵兵各省騷動天下但就近調發召  
募之衆益以遼兵俟經略至日分布諸將屯  
集要害修復城堡多製火器練習營伍且以  
固吾圉而厚撫北關以堅其敵多行間諜以  
潰其黨然後用計以圖之乘隙而報之期于  
一創犬羊以伸中國之威雪撫順之恥已耳  
若夫絕幕空庭之事言之可聽而行之實難  
職不敢從諛也說者謂國家西平哮南殄播  
東掃島夷易于拉朽以

聖天子之靈將士之力何有于蕞爾之奴職以爲  
非可概論也哮賊叛據孤城楊酋死守一隅  
若釜魚檻獸大兵四面蹙之何慮不克倭亦  
倦而思歸非我實能破走之也若奴之兵力  
旣非倭比而雄據東偏勾連北虜又非哮與

播比且三方之役死亡士馬糜費金錢不可  
勝計今止議兵十萬議餉三百萬耳尚且搜  
括難足戶兵二部束手無策不知此兵此餉  
果遂足了此役耶萬一不足兵又于何處調  
補餉又于何處那借耶兩敵相當無兵無餉  
得中止耶勢必將加賦選丁動搖天下職所  
憂大患因此而起者政謂此也雖然此較量  
于利害之間而非制勝之本也語曰天子有  
道守在四夷又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陛下則誠有道之主也而今之國家治耶不治耶  
陛下深居高拱置天下于度外卽邊疆大事亦且  
有留中不報則誰肯爲

陛下出死力者

東宮輟講幾更寒暑而屢請屢格終不舉行

皇長孫英茂之年正宜出就外傳陶養睿質而曾  
不置念貽謀燕翼根本之計謂何以至政本  
單虛閣臣以一木支厦而枚卜之不行如故  
也九列晨星強半代署而大僚之不補如故

也臺省空虛守候諸臣困頓旅邸而考選之  
不下如故也漢廷有一汲黯而淮南寢謀宋  
相司馬而契丹相戒不敢入寇則今日禦侮  
之方用人非第一義耶職又聞昔人云平居  
無直言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義死節之士  
若臺臣劉光復者忠貫白日名高折檻尚使  
之幽囚囹圄又何以激天下豪傑之氣哉  
陛下誠深察天人之變亟爲社稷計修德省咎行  
政聽言于職所謂儲講枚卜諸事一旦慨

俞宸衷一轉天心助順神氣自張奴酋小醜叩關  
請罪不暇尚敢逆我顏行職愚不識忌諱杞  
憂切念冒昧陳言伏惟

聖明採納

○南京兵部尚書等官黃克纘等題爲邊事日急  
聖心故緩遠近疑惑懇乞

聖明存大計捐小費以圖萬世治安事臣等讀易  
云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  
人曰財夫財以聚人人以守位則財也者誠

仁者發身之物不可謂

皇上之惜非所宜惜也但其聚之也將欲何爲夫  
有所用之也庶人之財用以豐衣美食廣田  
宅以遺子孫人君之財用以裕國足兵固封  
疆而守社稷平居無事則秋毫不敢輕費一  
旦外侮卒至羽檄交馳則雖傾國而用亦所  
不辭何者弓馬器械非財不備英雄豪傑非  
財不奮征伐守禦非財不行于此不用後將  
無及外侮消矣大寶固矣億萬之財雖散猶  
存四海九州皆輸財之藪也不然縱積如丘  
山亦豈爲我有乎近者奴酋發難破我城堡  
覆我全師殺我大將中外駭顧失色咸謂破  
竹之勢迎刃而解彼若席捲長驅則山海以  
南望風而潰矣司馬徵兵司農議餉皆謂兵  
易募而餉難集欲我

皇上下發帑金張撻伐旋因奴暫退聲勢稍緩而  
聖心愛惜帑藏不肯多發諸臣懇請殆無虛日今  
夷奴復入破三堡矣在彼也得寸得尺爲蠶

食之計在我也惜財惜費戀燕巢之安司計者苦心焦思多方搜括幾于算無遺策矣而多屬積逋半成烏有提空名而責實數未有確然可取如倒囊出物之易者也臣等思之山河誰之山河也社稷誰之社稷也爲山河社稷主而時值多艱不能發財以聚人資人以守國昧大易之訓甚矣夫財用在庶人當吝在人君則不可吝用以寵嬖倖賞無功則當惜用以招豪傑致死士則不當惜小費而大獲小損而大益所得孰多一恒人能辦之聖明之主何見不及此乃當國事危急之秋猶守匹夫吝嗇之見臣竊惑焉且諸臣所請僅五十萬以臣等計之則百萬未爲多也計此五十萬能滅建夷而後朝食乎未也苟未可減而它日復請則所求益頻

聖心益厭曷若多與之使他日免于再請也臣以爲今日少與他日求免多與一之固惜十之尤惜何如一大與之而使吝跡俱泯也抑臣

觀邸報見奴酋用兵多學左國人云中國有  
書生爲之謀主語殆不誣撫順之戰日兵分  
隊而陣白旗白甲白馬望之如練紅旗紅甲  
紅馬望之如霞此夫差黃地之兵也得我降  
將家丁則配以婦女與以一犬二鷄二鶩又  
人給一牛一紬四布月米一斗此句踐慈幼  
長孤欲以沼吳之策也夫以區區奴夷猶能  
不愛紬布諸物以結士卒之歡而堂堂中國  
屯膏不施使謀士勇士反爲彼用且旣吝帑  
金又吝爵祿一官之遷如轉巨石一

旨之下如望甘霖人心缺望忠義益灰未知將依  
何人以共主大功而守此大寶也臣等興言  
及此有涕滂沱伏望

皇上思祖宗付託之重封疆一失不可復收夷兵  
再至不可復禦泄泄從事則寇日逼而禍日  
深大內阿堵徒爲大盜積吝嗇不用徒爲大  
盜守慨然發百十萬與天下豪傑共圖殄滅  
此賊以安遼左而固京輔則發財聚人用人

守位雖大易所稱何以加焉

○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鄒維璉題爲邊患孔棘  
兵食尚虛謹獻採時急務以裨安攘實效事  
臣以庸才濫竽樞曹甫任兩月遼事旋聞自  
慚書生寡識無能仰佐

廟謨萬一而此一腔熱血積誠已素在兵言兵度  
非越俎敢謂疎遠小臣不分君父之憂哉用  
是不揣冒昧謹以芻蕘一得上瀆

聖聽蓋自奴酋逆天遼左殘破至今三閱月我之  
調募入援不滿五萬人而此見集五萬糧餉  
不敷漸多逃散曰剿曰守議同築舍虜騎再  
舉三堡破竹經略出關倉卒無措至請薊鎮  
山陝邊兵并借各鎮家丁司農仰屋嘆息至  
請酌賣青衿扣役糧議遣使者遍搜省直府  
庫窘甚矣天下之大四海之富何至捉衿露  
肘若是國家養兵二百五十餘年歲費金錢  
四百萬竟爲何事而至臨期議募募又無資  
是可不爲痛哭流涕乎遼左目前募猶可支

脫若事久不寢募將何繼又脫九邊蠢動草澤竊發何以應之是召募一著可爲今日應卒權宜不可爲日後接續長策可爲遼左一面禦羣醜不可爲天下州郡防大患臣謂國初府衛軍政布在方策若補偏裨敝設法振舉止靠臨時召募以濟事事蔑有濟矣我

高皇帝馭軍之制設衛置屯中外繡錯無事務農講武有事遣將調征國無募兵之勞而兵足民無養兵之費而食足乃今不思所以振舉

之策而第一槩指爲無用官以贅疣視其軍則曰折衝禦侮必藉召募軍亦以此贅疣視其身則曰折衝禦侮信非已任舍兵索兵兵弱如故舍餉費餉匱愈甚武備弛而國勢弱職此之由請以唐喻唐初府衛八百諸所領以折衝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及折衝甚者罪及刺史以故貞觀至開元國富兵強自張說募曠騎而府兵壞李林甫又令各鎮盡行募兵奏停折衝上下

魚書而府兵廢祿山一亂幾不可救曠騎安  
在此非今日殷鑒耶據經略疏援遼兵真定  
六千已化烏有保定三千不願出關登萊三  
千盤桓海中南京三千遷延道上果爾則亦  
唐人曠騎市井應募之類耳何異土著籍軍  
也人以籍軍無用不若銷減待盡省餉召募  
此猶懲咽而廢食臨渴而掘井臣終以爲非  
計籍軍雖弊世食國糧猶可迫以分義藝縱  
不習歲有操練猶如傀儡戲場之虛文若彼  
貧兒烏合匪獨親上死長不知卽進退坐作  
之法其能驟習乎世無孫武淮陰之將略遽  
驅使戰能不魚潰烏散乎卽以省餉論與其  
不惜疊費以募兵烏合無用曷若稍益額糧  
以練軍持久可常如云召募難廢然猶此見  
在軍與餉募較省力較易矣昔李泌與唐德  
宗謀復府兵曰兵不上著不自重惜忘身徇  
利禍亂遂生府兵不廢豈有上陵下替之事  
陸贄論關中形勢杜牧作原十六衛皆以召

募非計而思府兵爲遠謀豈無見哉今日國家本末俱弱固無唐人方鎮之慮矣但恐一旦有事宋人所謂虜至一州一州破至一縣一縣殘者不能無憂耳臣爲今日急着計

皇上似宜降詔罪已視朝蒞事新人耳目激人志氣使寓遼叛民咸謂淄青投戈之將士不至委身以助夷而又發帑益餉招竒才募死士與善人君子謨謀廟廊信賞必罰自足制敵堂堂天朝何必觀望朝鮮北關之助以爲憂喜也又爲

皇上後着計宜詔兩京軍餘汰弱補壯以實畿甸在外則詔撫臣兵備嚴飭郡縣衛所拔選鋒優廩餼如京營例每軍壯丁一千中更拔五百少則四百或三百簡而又簡具籍報部若有調遣安家行糧卽以本軍一年行糧全與之路遠時久則又斟酌多寡預支兩年三年以足之軍伍操練固是弁職選鋒則宜屬之于有司在府屬府在州屬州在縣屬縣若古

人之牙兵今日撫鎮之標軍將領之家丁然一切挑選教訓專以責之有不中用則以唐罪刺史之法行大計賢否考成功罪卽以此項爲首務上而撫臣兵備亦卽于此定才品有能應調卽赴不濡滯不疲弱有紀律超陞示勸若然誰敢更自惰玩以壞軍政夫選鋒何以當屬守令乎牛驥同皁壯士灰心優養厚犒又非武弁所能辨而有司則不難于措處者彼旣恃此爲保障倚此爲殿最訓練必勤撫恤之下情誼必親庶幾有勇知方可得實用漢法守令兼將帥如李廣魏尚李固虞詡諸人多能破賊獨非明效乎此外民壯機兵弓兵等項原以防盜非以充役卽郡縣無衛所者未始無此輩亦宜嚴責守令訓練附名選鋒之末彙報備調何患無兵安家行糧亦照籍軍月糧之議取給本身應得工食多寡隨時何患無餉籍軍拔尤民兵覈實率土皆然衆力共舉正使遼事未必速定海內更

有他虞尚爲可繼不至臨時束手嗚呼

祖宗功令盡善盡美臣所陳說總屬舊章中間止  
拔選鋒責令守令以定官評稍似憑臆然爲  
救時計不得不設扼要之方非厲守令日後  
緩急有恃乃福守令也要之法立弊生人存  
政舉總在朝廷邦國力行何如耳鄉飲之禮  
不可治戎今人大抵姑息以市寬稍有執法  
指曰操切豁刻申商之學遂使法弛人玩將  
惰兵詭旣已弱而無用又復驕而難使臣切

痛之凡行軍不死敵者必死法而其畏法有  
甚于畏敵乃可取勝李光弼河陽之戰僕固  
懷恩少却光弼卽欲取其首大旗一揮萬衆  
齊進張巡守睢陽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動  
賊疑爲木偶岳武穆爲將兵士凍死不入房  
餓死不掠食卒遇強敵屹然如山此其令嚴  
爲何如者今日大將御副將得如光弼守將  
御裨將得如張巡軍法行士卒得如武穆而  
宰相則如裴度寇準之擔當

皇上則如殷宗周宣之憂勤何憂虜寇而况區區  
奴兒哈赤不當漢一大郡哉儻蒙

聖明採納

勅下兵部酌議施行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廣東巡按王命璿題爲邊警時聞君憂臣辱敬  
陳愚見仰佐

廟謨以消內外隱禍以維萬世治安事臣聞邸報  
奴酋犯順陷城覆軍西虜效尤乘隙而動未  
嘗不愕然爲之扼腕何物醜奴乃敢忘國厚  
恩狡然狂逞蹂躪我內地虔劉我人民愧未  
能請纓繫醜奴之頸于

闕下日夕憂國之憂敢借箸一籌少竭一得幸  
聖明垂聽焉治國如治病善治病者治之于未然  
正氣永固邪氣自消入風之所不侵鍼砭之  
所不用也待其病而酌實酌虛用攻用補有  
緩急標本之計焉乃有虛而似實實而類虛  
攻之則元氣愈弱有拘攣恇怯之患補之則  
邪氣中堅有膈滿脹結之虞標本相濟緩急

互施非遇倉公扁鵲疹候調劑豈能猝愈哉  
今天下大勢何以異此以爲弱乎八方一統  
四夷賓服如孛承恩楊應龍逆我顏行旋卽  
授首德澤遍于遐陬威靈震于殊俗

神京屯宿重兵邊堡處處綦布無宋之偏安有  
漢之疆宇且羞言和親軼漢唐而追三代蠹  
爾奴酋何足折箠馭也以爲強乎承平日久  
日不習兵朽戟鈍戈金鼓絕響見虜則股慄  
聞戰則神驚各邊將卒日異虜款沽酒擊鮮

戲博帳下耳據鞍矍鑠者誰斬將搃旗者誰  
無怪其搗虛蹈瑕敗而不可支也似漢而非  
漢非宋而實宋也當此而欲含羞忍恥如漢  
之不報怨于白登乎竊恐奴酋志氣益驕營  
謀彌狡詭進詭退養疽必潰雖抗以全遼之  
力震以赴援之聲未敢乘勝長驅然數年鷙  
伏一旦鳴張或劫北關或連西虜事未可知  
寧若漢時倏動而倏懾也以漢文帝恬靜玄  
默然募民塞下勞軍細柳每飯不忘鉅鹿頗

牧不輟拊髀憤匈奴入寇必欲親征逐之塞  
外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禦夷之道  
無踰此者安在其不發憤爲天下雄也宋室  
澶淵之役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  
向使其言竟行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  
之禍惜乎以和議終也厥後南渡積漸使然  
可勝慨哉邇者君憂臣辱朝議發憤相機征  
剿以雪國恥張

天威猶颯颯于其難其慎設經略起名將徵兵轉  
餉隨時進止漢過不先師出有名依稀乎寇  
萊公百年無事之策也致厯

宸衷帑金次第發矣令戶曹問寺檢發濟急矣所  
起舊撫臣楊鎬夙將杜松劉綎官秉忠柴國  
柱王國棟等一時耳目更新聲震中外揆永  
保等營山東登州南京水陸等營兵陸續應  
援召募遼地壯士令聯絡宗黨危迫相扶又  
慮齋糧遠行士不宿飽通海運于青登萊募  
兵旣集糗糧亦充振九伐之王師問犯順之

醜奴泰山壓卵不待接刃而勝負之機決矣  
雖夷出虜入狡謀異常何懼焉然而天下所  
可畏不在此臣所甚憂有不止于此者嘗試  
言之宋真宗時虜陷靈州有圖朔方之意楊  
億奏北虜方黠其財猶豐難以歲月破須退  
保環慶以計困之奴酋弊正坐此酋已歸巢  
兵難深入北虜乘隙勢難並征須先時于煖  
宰沙憨等酋或驅或撫令其解散選一戰將  
如杜松者置伏重兵控持于開鐵要害等處  
防其襲後然後一意征奴密諭屬國率兵助  
勦北關扼吭于西朝鮮擊腰于東大將統各  
重兵并出一道鼓行而前度勢未可戰卽據  
險置伏守其所不能攻如李牧之養銳示怯  
郭子儀李光弼之深溝高壘以待賊來則守  
賊去則追可也度勢已可戰平原曠野用車  
陣爲城以防突騎奔衝內藏神鎗火箭以便  
攻打擊散其營隊或遠斥堠如李廣或正部  
曲擊刁斗如程不識或屯重兵以示形勢乘

寇深入從偏襲虛攻其所必救如張方平李  
愬田祿伯不旋踵而奴酋可擒矣雖戰在相  
機兵難遙度大都一廉勇沉毅之大將饒爲  
之無足憂也有兵必有餉數萬兵必費百餘  
萬餉曠日持久費更不貲苟糗餼不具雖嬰  
城自守人無固志遼陽米粟少而且貴常平  
夙積漸成烏有此數萬兵糗餼將從神運耶  
鬼輸耶青登萊之海運飛輓果接濟可敷耶  
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  
無粟弗能守也鼂錯論安邊計先積穀趙充  
國破羌虜務急屯田蓋其重哉我

祖宗朝不愛罔金不惜內帑周給各鎮而隨收潮  
河川之捷成瓦刺之功滅狂逞之倖卽如寧  
夏費餉二百萬征播費餉二百餘萬救朝鮮  
屬國首尾約費七百數十萬

聖明已知此一時也援遼正以衛薊衛薊正以衛  
神京視朝鮮遠在遼外播州寧夏遠在萬里者  
孰緩孰急寧急其所緩而緩其所急耶漢高

帝不愛金錢恣陳平出入乃克有濟今且損  
朽蠹之金以鼓邊士死綏之氣紆九重東顧  
之憂所失者少所得者大不則或用而不足  
或足而後時纔欲接戰尋患飢餒雖父母不  
得保其子將何能馭其卒哉脫巾掉臂而大  
勢去矣旣已設經略起宿將費許多拮据以  
圖一勞永逸之舉度知必不吝此區區以悞  
兵機權在朝廷一檢發間耳無足憂也真永  
等處募兵與延綏等處班軍一齊遠援則內

地空虛防禦何恃

神京東北則黃土嶺一片石太平石門燕河墻  
于路喜峰路義院口古北路諸處迫近虜穴  
南可犯遼北可犯薊西北則南山隘口獨石  
張家口青龍碕蘇林口灰嶺鴈門八達嶺糜  
子谷滴水崖諸處三衛枝附係

陵寢肩背山谷崎嶇深林蒼鬱三十里外卽爲遠  
邊北虜輕騎直抵南山不日可至甚爲

陵寢京師之慮奴酋狡猾安知無媚夷之姦透漏

勾引煽惑北虜窺虛闌入如嘉靖庚戌年故事悔何及矣乘此時而令樞臣與提督諸營將汰老弱清虛冒練選鋒之精卒嚴九門之關防造兵器充健馬製火藥整車輪練士膽修堡寨多置烽軍以密偵探自黃土嶺以至南山隘口俱多嶮峻惟古北路一口春夏洪潦馬不能渡秋冬水涸沙磧平坦驅馳無難離密雲可一日抵京師直百餘里耳昔時衝突正在其處宜廣募精兵另議一大將統領以杜虜騎衝突于此時尤爲急也樞臣因時制宜督臣撫臣相機調度同舟共濟如左右手何俟贅亦何用愛哉天下所可畏臣之所甚憂者在乎今日之民心也民心者

祖宗所涵育天心所眷注至愚而神至微而著至賤而貴民心安則得民雖外夷肆虐不能搖固結之精神人各爲守家與爲戰金湯不足踰其堅也內實則難動其輿也勃焉民心不安則失民卽外夷憚威無以服匹夫之志斬

木揭竿之勢成剽掠瓦解之形見刀鋸不足強其從也內虛則生變其亾也忽焉

皇上試思二十年以後之民心視二十年以前之民心又安何如耶二十年以前租罷賦蠲民安物阜嘖咲不假于私人召對時親于閣部明明在朝穆穆在野自言利者假公濟私而內使出矣礦有稅珠有稅鹽鐵有稅雞豚間架有稅甚者割軍餉以克之派錢糧以抵之旁稅增而正額暫減帶徵煩而拖累彌甚幸廉吏之拊循庶有起色值酷吏摻括幾不聊生壯者散四方老弱轉溝壑民窮則至親不顧念邪則廉恥盡捐世頹失俗敗壞而恬不知怪以是爲固然耳在外則有搶掠有劫殺響馬之盜在京則有把棍有拿鷲頭之棍豈頑不懼法閔不畏死初心寧忍至是饑寒切身無可奈何耳建夷未爲中國大憂第患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第患其所自發也必將待外之

變或者蠹賊萌于蕭牆羗夷起于輦轂戢亂者反以召亂禦夷者潛甚于夷縱有甲兵武備内外交防勢恐不支洵可畏哉然以祖宗列聖積德累仁滲漉滋厚

皇上休養生息歷有年所民心未忍悖也老羸疾疲扶杖而往聽庶幾有以蘇我乎猶異天心未遽忘也而水旱盜賊相尋雷火風霾迭變門穰傷折血色盈河屢見災異怨聲上騰戾氣迭露病在中鬱捐瘠滿野掩骼載途病在消中失今不爲收拾縱容補救撥轉生機雖有扁鵲後莫能爲矣敢懷杞憂伏祈

聖明採擇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夷氛孔熾天討難稽謹酌議切要事宜以贊

廟謨以資撻伐事臣自惟才略短淺智識庸下卽捐竭頂踵嘔盡心血其何能仰贊

廟謨萬一哉顧思奴兒哈赤者我

皇上四十餘年豢養屬夷也方謂其感恩圖報作

我外屏豈料其狡焉啓疆反戈內向臣一聞  
撫順破殘大將殞沒之報不覺頭髮上指恨  
不滅此而後朝食者頃入部受事伏讀我  
皇上明旨一則曰大張撻伐以振國威一則曰必  
期滅此以靖封疆而又特設經略重臣專主  
征伐起總兵十餘員分寄軍旅于此仰見我  
皇上軫念東陲赫然震怒儻非繫奴酋之首于  
闕下未已者一時在廷諸臣仰體

聖衷悉心籌畫凡徵兵峙餉簡器詰戎俱一一漸  
有次第持此以往其遲速不可知要以縛奴  
酋而制其死命知無遺策矣臣復何敢多贅  
惟是臣職司邦政大司馬九伐之法所以征  
不庭而誅不軌者臣之事也臣卽不敢謂髮  
短心長別有奇謀石畫出人意外第一得之  
愚不敢不獻謹撮近日事宜關繫切要者爲  
皇上陳其概焉其  
一曰重事權夫

皇上起楊鎬于田間寄以經略一應征剿機宜俱

聽便宜行事故經略議調兵則宣大山西延  
寧甘固七鎮之兵立調矣議遣將則馬林張  
萬邦趙應麟三將之廢立起矣其它如設立  
翼營更調將領勘詳功罪無不朝上而夕報  
可真所謂權無內制肘不中掣者而臣以爲  
未也昔宋太祖命曹彬下江南賜宴于講武  
堂賜以尚方之劍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  
而彬卒以此成功今楊鎬之東制建夷不減  
于曹彬之南征江左也則賜劍以重其權非  
今日第一議哉

一曰酌兵餉夫兵用十萬餉用三百萬業有定  
議而餉銀前後奉

旨得二百三十萬在遼左可陸續支用在戶部可  
陸續湊處不患不足惟是兵僅十萬其遂足  
辦此乎蓋聞撫順之戰奴兵對敵者不下三  
萬而其餘未動者尙列九營則所稱五六萬  
不虛也古稱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今且數  
倍之據各鎮赴援遼東召募併總兵劉綎議

調川貴土兵本部行令具詳經略奏請徵調  
總計尚不滿八萬此時第分防布守似覺有  
餘而師期一定各路並進彼時兵或不足則  
臨渴掘井其有及乎宜令經略審察情形或  
調或募不可不急爲酌議者也

一曰分統轄夫大將責任綦重則體統綦隆每  
員部下兵馬卽不得萬數亦須五六千庶可  
壯規模而增氣色今所起各將陸續出關駐  
劄地方統領兵馬何可不預爲之計宜按兩

河衝要地面東如開原清河寬奠瀋陽西如  
前屯寧前等處皆夷虜出沒之區各分駐一  
員卽將遼東新募軍兵各分五六千名暫令  
統轄無事則嚴防回家丁操練有警則聯絡  
隨彼此應援亦隱虎豹在山之勢也

一曰明賞罰夫賞罰者帝王勵世磨鈍之大權  
也賞罰不明雖聖人無以治天下自遼左殘  
破論者僉謂因循姑息積漸所致今無論矣  
此後儻復蹈前轍其何以振肅人心鼓舞將

吏故請賜劔尚方其有不遵約束臨陣委靡者經略得以軍法從事罰可謂嚴矣顧驅之以嚴罰雖可禁其退縮之心而欣之以重賞方可作其死綏之氣宜先定賞格有能犁庭掃穴一舉勦除者當不吝封爵以報首功其擒斬元兇併奴酋諸子及有名頭目者作何陞賞明布軍前不論我軍將領或被擄軍丁及亡命在酋寨者但有功績一體敘錄庶人心競勸勇氣自增其于破此小醜不難矣

一曰以折衷定羣議夫人臣竭智而謀殫精而慮疇非靖獻之嘉猷顧可否並陳方圓互執其不能兼聽而並收者勢也臣謂切纓冠之誼期于同心以共濟而苟社稷之利何難舍已以從人故言者各抒其長而聽者精擇其可何必彼之爲是而此之爲非耶是所以破藩籬之見而遊之大通也

一曰以同心責將領傳云師克在和自東事告警朝議特起鎮臣李如栢而總兵杜松劉綎

官秉忠柴國柱先該本部起用或駐山海或駐僉書馬林趙夢麟張萬邦又據經略奏起帶領沿邊兵馬是皆以廢閑之餘並起登壇之命國恩不可謂不厚諸將素著謀勇久歷邊陲精心圖報諒所共效第名位相軋則體貌之嫌易起事權互異則臂指之勢或乖昔年征播征倭諸道並進互相犄角始克成功不尚有已事在乎所宜併心一力耦俱無猜儻成戡定裂土分茅豈異人任不則體髀莫

解跋扈難行國有常典不敢爲諸將貸也  
一曰以鎮靜定人心蠢爾奴酋敢行稱亂以天朝之威靈士馬物力之全盛大小諸臣忠謀石畫羣策畢舉懸首藁街直且暮事耳在臣固不敢懷燕處之安養賊以遺君父憂願同朝亦無以震虢之懼聞風而議安危諸凡遊士不根之建言介冑格外之舉動容臣悉行禁止無令溷搖則

廟謨定而神氣自伸國體尊而壯猷自振矣

一曰以成謨定戰守夫奴酋敢犯顏行必誅豈  
顧問哉顧絕漠空庭必藉多算而勝慎封設  
險正爲撻伐之謀今調募未集饋饗未克毋  
驟言剿而反踈于守逮兵力旣厚士馬飽騰  
毋怯言守而遂弛于勦總之在目前之勢明  
間諜謹斥堠守卽爲戰養全力以伺其瑕當  
征進之時堅壁壘收屯堡戰卽爲守剪餘氛  
而固吾圉漢臣趙充國所謂願至金城圖上  
方略誠老將持重之語也臣願無以戰守互  
持掣邊疆之肘而以彼已量力定薄伐之宜  
則築舍無譏而繫組有日矣以上諸款卑之  
無甚高論第以臣之衰邁病廢

皇上拔擢而畀之樞政虜氛未滅蚤負奚辭所爲  
質言白意以靖獻

丹陛之前者如此伏願

皇上以謀謨責政府而造膝曠典時行以糾繩責  
省臺而連茹羣譽畢進以轉餉責計部以軍  
需責司空俾共效輔車之誼以節制責督臣